

思念的“味道”

■戴秀荣

早练下课时,瑜伽教练对我们说,今天我们这边的风俗是晚上尽量不出门的,你们大家晚上不要约课哦。我才恍然想起,又是一年中元节了。

这是父亲离开我们后的第二个中元节。

按老家的习俗,中元节要炸油粿。油粿有咸甜两种口味,甜味的用糯米粉制成,将糯米粉加糖水揉成粉团,揪一团搓成乒乓球大小的丸子,然后戳一个窝,纳入事先备好的芝麻猪油糖馅包好,馅要不多不少,馅太少不好吃,馅太多在炸时又很容易爆开,影响美观。包上十几个后,就可以开炸了,锅中下冷油,烧火,过几分钟将筷子插入油中,看到冒出了小小的气泡,把那些胖嘟嘟的白球一个个轻轻放入油中,它们先是沉入锅底,几分钟后慢慢浮出油面,外皮逐渐变得金黄,身子也饱满膨胀起来,这时要赶紧帮它们翻翻身,让它们在油锅里打三五个滚就可以出锅了。刚出锅的甜粿金灿灿、圆滚滚,外皮酥脆,内里软糯,一口咬下去,芝麻猪油糖馅还会爆浆,真是美味啊!

炸好甜粿之后,人们一般以炸咸粿收尾。将肉剁成肉末,长豇豆或豆干切细成了,韭菜切成细段,一起放入稀稀的面糊中,再加上盐、酱油、辣椒末、十三香调味料等一起搅拌均匀,静置一段时间等味道充分吸收后,舀到有长长把手的灯盏糕模具中,放到油锅中去炸。炸好后的咸粿扁圆金黄,因其口感绵软,味道丰富,大家常常会多炸一些,当作早餐或主食。

我们家与别家不同,我们家往往甜粿炸得更多一些,因为父亲喜欢吃甜食。

记忆里的父亲,好像总与吃的有关。

在早稻收获后,他会张罗着做碱水粿吃,这种吃食颇费一番工夫。头天晚上,父亲先将晒干的稻秆烧成灰,加水搅拌,然后把澄清的水倒入大盆,将早米浸泡一夜,第二天早上用石磨磨成米浆,再放入热锅中用锅铲反复翻搅成黏黏的粉团,这颇需要些力气,还很讲究技巧,因为把握不好锅底就会糊。粉团搅好后放入大盆,搓成小孩子手臂般粗的长圆条,接着父亲拿来一根长线,咬住线的一端,手扯住线的另一头绕着长圆条一拉,长圆条逐

渐被切成一堆一厘米厚的圆块,这样就可以吃了。温热的碱水粿弹性十足,有特别的口感,碱水粿蘸自制红砂糖,是父亲最喜欢的吃法,他可以一口气吃上一大碗。在炎热而繁忙的夏收时节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着裹满糖汁的碱水粿,品味收获的甘甜,想起这个场景,我常常觉得感动与温暖。

每年秋天桂花开时,父亲都会抽出一天时间去十里岗卫生院那边打桂花。他一般会很早出门,然后在晚饭时回家,背着半肥料袋的新鲜桂花。到家后,他把袋子里的桂花倒在大簸箕里,吃过晚饭,父亲就带着我们收拾桂花:捡去叶子、枝干及其他杂物。第二天清洗后搬去太阳底下晒,晒了几天后,一大簸箕的桂花变成了棕褐色的一小堆,他让母亲用红糖或白糖渍起来,装在玻璃罐中,等到过年时做糖果时再放上。

父亲是一个篾匠。在以前的农村,很多工具都是竹制的,大到晒东西的麻垫、簸箕,挑东西的粪箕、箍箩,装东西的各式竹篮;小到吃饭的筷子、舀水的水勺等。所以,篾匠是很吃香的手艺人,农户们几乎每年都要请一次,修补或新制这些器物。父亲的技术很好,他经常被村

里或外村的人请去干活,晚上回家时,他装工具的竹篓里常常有我们想不到的惊喜:有时是一串葡萄,有时是几块饼干或几粒糖,在那清贫的岁月里,这足以让我们成为别的小朋友羡慕的对象了。

又想起年少时,我因为不善农活,且眼睛近视,父亲常忧虑地看着在灯下看书的我叹气,他担心我将来养不活自己。后来我逐渐长大,外出求学,来到石狮这座遥远的城市工作,当了一名老师,他再也不用操心我的吃饭问题了。每年暑假或过年回老家时,我时常带一些泉州这边比较有名的绿豆饼或芋头饼,喜甜食的父亲吃得津津有味。

前几年,疾病缠上了父亲,父亲身体逐年不行,饭量越来越小,原先可以一口气吃4块的绿豆饼变成半块也吃不下去。再后来,在去年的春天,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快两年的时间了,父亲从未入过我的梦,但我常常想念父亲。晚上我做了父亲爱吃的入口即化的炖蹄膀。我知道,有些思念,不必说出口,它会随着这人间烟火气,悄悄抵达。而他留下的那些印记,早已像种子一样,在我心里生了根,发了芽,陪着我,走过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。

借一些有意思的东西

■王太生

舒适的姿势,总是那么随意、舒坦,而又顺畅、自然。

宋代范成大《夏日田园杂兴》诗云:“借与门前磐石坐,柳阴亭午正风凉。”虽是寥寥数言,却勾勒出淡淡夏日闲雅风情。

借石而坐,是说门前有一块大石头,人坐在石上乘凉,柳树下吹来的阵阵清风,感到凉爽。这块石,不管是一块大青石、麻石,还是一块丑石,反正用手摸上去凉沁沁的,自是适意。

一个“借”字,巧妙地道出了石头与人的关系。这块石头,是自家的,还是邻居家的,只是平时接触

得少,没太在意,今天要坐在上面了,说一两句应酬客套话。

磐石在夏日是一件神奇物,坐在上面让人感觉凉快,心神安定,热散汗止;也可以是热的,白天裸露在日头下暴晒,晚来依然滚烫,体质寒凉的人,微闭双目,端坐石上,正好借此承受热气释放,使筋络畅通,冬病夏治。

借石而坐,是生活的一种状态。少年时,和小伙伴玩累了,常坐在别人家门前的大青石上憩息。环顾左右,见老宅旁的一丛鸡冠花,风姿绰约,长相正好,越看越觉得花冠像一只鸡头,风过处,鸡头还一点一点地在啄动。

石头被放置门前,外表看上去光滑细腻,灰色,或浅青色,有细纹,不知房主人何时安放于此,有谁坐过?

路过的人,累了,可以坐下来歇一歇脚,坐上一会儿。孩时,我和外公外婆住在一条砂石马路的旁边,常有路过的人上门讨水喝,外婆总是客气地端上一碗水,并且递上小凳子,对方婉谢,总是推让着,坐到门前台阶的石头上。

门前石,恰如其分地成了陌生人暂时借坐之处。

在一个陌生的地方,借石而坐,是在等一个人。我的一个朋友,到古村访友。他欲拜访的那个人在外面有点事,就让他村口路边一块大青石上坐着等候。朋友坐了一会儿,与一个放牛人聊聊天,他要拜访的人,就高高低低踏着匆忙的脚步,打远处而来。朋友打趣地说,是村口那块大青石先替主人招待了他,虽然没有茶,却是一身清凉。

借,是日常生活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,却反映出人与物,人与自然、节气,人与环境的关系。都借些什么?不是借钱,也不是借情,是借一些有意思的东西。

借一条船,回到少年时的河流。那时,我家附近有条小河,经常有一条水泥船泊着,在河上晃来晃去。我们找来树枝撑船,其实我们并不会撑船,船在河心打转,那条不能前行的船,却带给我们快乐,关键这份快乐是“借”来的,撑一条船,体验一种没有体验过的行走方式,借船而行,享受河风清凉。

借一棵老柳树,粘从前的蝉。从前的蝉,在从前的柳树上,要想逮几只,得借一棵老柳树。树皮斑驳的老柳树,藏着许多足以让你感到新奇、开心、声嘶力竭的蝉,你在寻找并琢磨着借一棵柳树的过程中,快乐也随之产生。

借一只蚰蚰儿聆听秋天。蚰蚰儿是跟季节借的,跟秋天借。此时风凉,蚰蚰儿在墙缝鸣吟,在瓜叶下弹琴。借到的那只蚰蚰儿,把它养在瓦罐里,这样的一个月,便是一片清亮的蚰蚰声里了。

借一口古村的老锅灶抚慰味蕾。老锅灶已经很难寻找了,只在古村一户人家的瓦屋厨房里

还留存着,用枯枝、玉米秆做燃料,烧出的饭菜中,有柴禾的清香。几个家常菜上桌,品尝到久违的老味道。

借一条古巷去寻找从前的家

园。古巷里有古井,可汲水浇花。古巷里有砖雕,是先人们镂在坚硬地面上的柔软花卉。古巷有古树,一棵数百年的古槐树,树身虽已镂空,却至今还枝繁叶茂。借一条古巷,是循着它的石板路可找到来时路,走到古巷尽头,时光深处……又反身循着它,一步步返回到爬满凌霄花的现实街头。

借一道闪电,去看清暗夜大地上的一切。雨在远处下,闪电划过,照亮大地。有谁能捕捉到闪电,这让人勇敢面对而又转瞬即逝的美。

正是因为我们的岁月中有许多“借”,生活因此变得从容,有意义,就像一个人,坐在一块光滑如玉的石头上,随遇而安,自得其乐,神态怡然。且不管,那块石头,是借来的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